



**JMLC**

*Journal of Maritim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JMLC*, Vol. 1, No. 1, 2026, pp.117-126.

Print ISSN: 3107-1821; Online ISSN: 3107-183X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mlc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MLC.26.1.10>



## “海盗帝国”：《金银岛》中的地缘政治隐喻

李长亭 (Li Changting)

**摘要：**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于 1883 年创作的《金银岛》，并非单纯的少年冒险小说，而是 18 世纪英帝国海洋霸权崛起、全球殖民掠夺与地缘权力博弈的文学缩影。小说以虚构的加勒比金银岛为叙事中心，以寻宝冒险为主线，将海权争夺、“边缘—中心”权力结构、殖民暴力与财富掠夺的逻辑，浓缩于不同群体的利益博弈之中。本文以地缘政治理论为支撑，结合 18 世纪大西洋殖民体系的时代背景，从空间地缘、主体权力、利益博弈三个维度剖析小说中蕴含的地缘政治内涵，揭示作品对海盗帝国殖民扩张合法性的隐喻与反思，探讨殖民时代全球资源流动与权力分配的本质。

**关键词：** 《金银岛》；地缘政治；海盗；海盗帝国；财富掠夺

**作者简介：** 李长亭，博士，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中西文化比较。电子邮箱：lct66385@163.com。

**Title:** “Pirate Empire”: Geopolitical Metaphor in *Treasure Island*

**Abstract:** Written by Robert Louis Stevenson in 1883, *Treasure Island* is far more than a simple juvenile adventure novel. It stands as a literary microcosm of the rise of Britain’s maritime hegemony, global colonial plunder, and geopolitical power struggles in the 18th century. Centered on the fictional Caribbean Treasure Island and structured around a quest for treasure, the novel condenses contests for maritime supremacy, the “periphery-center” power structure, colonial violence, and the logic of wealth plunder into the interest conflicts among different groups. Grounded in geopolitical theory and set against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18th-century Atlantic colonial syste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geo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novel from three dimensions: spatial geography, subjective power, and interest game. It reveals the work’s

metaphor and reflection on the legitimacy of colonial expansion of the pirate empire, and explores the essence of global resource flow and power distribution in the colonial era.

**Keywords:** *Treasure Island*; geopolitics; pirate; pirate empire; wealth plunder

**Author Biography:** Li Changting, Ph.D.,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xi University, mainly engaged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s well as the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E-mail: lct66385@163.com.

## 引言

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是英帝国从区域崛起走向全球鼎盛的关键转折期，对外扩张与殖民掠夺成为这一时期帝国发展的核心要务。作为海岛国家，海洋成为英帝国势力向外辐射的核心通道，而大西洋海域连接欧洲、美洲、非洲三大洲，成为世界各国地缘权力争夺的焦点。史蒂文森的《金银岛》虽创作于1883年，距离英帝国殖民扩张的鼎盛期已有一定间隔，但小说的叙事背景明确设定于18世纪中叶的大西洋殖民语境之中。小说以少年吉姆·霍金斯的寻宝经历为切入点，巧妙串联起海盗、乡绅、医生、船长等不同身份、不同立场的群体，将他们的利益冲突、权力博弈与命运沉浮，融入一场看似简单的寻宝冒险之中，但冒险之旅却暗藏着丰富而深刻的地缘政治元素。在当下霸权主义甚嚣尘上，地区冲突不断升级的国际形势下，分析文本中的地缘政治书写可以为我们厘清帝国霸权主义发展本质提供有益参考。

地缘政治理论认为，地理空间是权力博弈的核心载体，国家、群体乃至个人的权力争夺，始终与地理空间的战略价值、资源分布、区位优势紧密相关。而殖民时代的地缘政治本质上是帝国对边缘地区的资源掠夺、权力投射与领土占领。从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脉络来看，哈特向在《地理学的性质》中明确指出，地理空间并非孤立存在的客观实体，而是与人类社会的权力结构、利益分配深度绑定的“权力容器”，不同空间的区位差异与资源禀赋，直接决定了其在全球权力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哈特向 45）。大卫·哈维在《新帝国主义》中作了进一步补充，他认为，殖民时代的地缘博弈本质上是“中心—边缘”结构的构建与强化过程，帝国中心通过暴力手段与制度设计，将边缘地区纳入自身的殖民体系，实现资源的单向转移与权力的绝对支配（78）。这些观点为我们解读《金银岛》中的地缘政治隐喻，提供了理论支撑。

长期以来，学界对《金银岛》的研究多集中于三个维度：一是聚焦小说的冒险叙事与文学审美，将其视为一部经典的少年冒险小说，重点分析其情节、叙事与语言特色（Sally Bushell; John D. Moore）；二是聚焦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分析，多围绕吉姆·霍金斯的成长、约翰·西尔弗的复杂性和弗林特船长的传奇性展开，探讨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与象征意义，却未能将人物命运与殖民时代的地缘政治语境相结合（John Robert; 管南异; Jean Fernandez）；三是关注作品与英帝国殖民扩张的关联，但简单地将寻宝冒险等同于殖民掠夺，未能从地缘政治视角出发，系统剖析小说中空间、主体与时代背景的逻辑关联，也未能挖掘作品中蕴含的殖民扩张合法性反思与地缘权力博弈（Bradley Deane; Janet Sorensen; 姚晓玲）。本文基于现有研究，以地缘政治理论为核心分析框架，结合18世纪大西洋殖民体系的时代背景，聚焦《金银岛》中“英国本土—大西洋航线—金银岛”空间结构，剖析不同群体的权力逻辑与博弈关系，挖掘作品蕴含的殖民地缘政治隐喻。

## 一、18 世纪大西洋殖民体系下的地缘政治

《金银岛》中的地缘政治叙事并非史蒂文森的主观虚构，而是建立在 18 世纪大西洋殖民体系的基础上。当时英帝国的海权崛起、欧洲列强的殖民竞争、全球贸易网络的形成与殖民暴力的常态化，共同构成了小说地缘政治叙事的背景，也决定了小说中权力博弈与利益争夺的核心逻辑。要准确解读《金银岛》中的地缘政治隐喻，首先需要厘清 18 世纪大西洋殖民体系的时代背景，明确这一时期地缘政治的核心特征与运行规律。

18 世纪中叶，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进入白热化阶段。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与航海技术的发展，大西洋海域不再是隔绝各大洲的天然屏障，而是成为连接全球资源与权力的核心通道，英国、法国和西班牙三国成为大西洋海域地缘争夺的中心力量。三者围绕制海权、殖民地与全球资源，展开了长期而激烈的博弈，形成了复杂的地缘权力格局。西班牙作为最早开启殖民扩张的帝国，凭借其先发优势，成为 16 至 17 世纪大西洋殖民体系的主导者。但到了 18 世纪中叶，西班牙的殖民霸权逐渐衰落，无法再维持对大西洋航线的绝对控制，其殖民垄断地位受到了严重冲击。法国作为后起的殖民帝国，在 17 世纪逐渐崛起，开始积极参与大西洋海域的地缘争夺。在 18 世纪中叶英法间的“七年战争”（1756-1763 年）之前，法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殖民势力逐渐壮大，成为英国海权崛起的主要竞争对手。但英国作为最终的胜利者，在 18 世纪中叶逐渐崛起，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优势与海军实力，逐步突破西、法两国的封锁，确立起以海权为核心的殖民扩张模式。小说中的“西斯帕诺拉号”船名就源于西班牙的城市名称，有着深刻的地缘政治寓意，暗示着这条航线曾经被西班牙控制，而英国通过海上博弈，取代西班牙对这条航线的控制权，也隐喻着英帝国殖民霸权的崛起。英国位于欧洲西部的不列颠群岛，四面环海，天然具备发展海权的地理优势，同时，英国率先通过工业革命，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迅速提升，为海军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论共和国》中提出了“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的海权理念，这一理念成为英帝国扩张的指导思想，《金银岛》中的财富争夺与权力博弈，正是这一时期欧洲列强地缘争夺的文学缩影。

小说中，吉姆等人乘坐“西斯帕诺拉号”从英国布里斯托尔出发，跨越大西洋前往加勒比金银岛的航行路线，是 18 世纪英国殖民贸易的核心航线，也是美洲金银流向欧洲的关键通道。小说虽然没有直接描写具体的贸易流程，但通过对金银岛宝藏的来源，寻宝队伍的航行过程以及各方势力对航线的争夺等细节的描写，间接展现了大西洋航线的地缘价值与殖民时代的财富流动逻辑。金银岛的宝藏是西班牙殖民者从美洲印第安人手中掠夺的金银，经过弗林特海盗的抢夺与藏匿，最终被英国寻宝者带回英国本土，究其本质是殖民暴力与海盗行径的产物，反映出海盗与殖民者的共谋关系。

18 世纪大西洋殖民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海盗与私掠船的合法化。当时各国为了争夺海权与殖民利益，纷纷授权私掠船攻击敌国的船只与殖民据点，私掠船的船员被视为国家的非正式战士，他们的掠夺行为被赋予了“合法”的外衣，一旦捕获敌国船只，私掠船船员可以获得船上的部分财富，剩余的财富则上缴国家。这一现象成为这一时期特殊的地缘政治景观，也成为英帝国殖民扩张的重要助力。私掠船作为国家授权的海上掠夺者，以攻击敌国船只、掠夺财富为目的，本质上是帝国扩张的隐形工具，小说中的海盗其实都是英帝国私掠体系的参与者。他们在海上的掠夺经历，正是帝国殖民暴力的直接写照。

弗林特船长作为小说中的传奇海盗，其原型正是 18 世纪英国著名的私掠船船长，他曾接受英国政府的授权，攻击西班牙的运金船与殖民据点，掠夺了大量的金银财富。他的船上“所载的金子差一点把船压沉了”（史蒂文森 71）。他还会把被劫掠者“像猪一样宰掉”（史蒂文森 76）。他后来脱离英国政府的控制，独自成为海盗，建立起自己的海盗势力，试图将掠夺的财富据为己有。这种从“合法私掠者”到“非法海盗”的转变，本质上都是以暴力为手段的财富掠夺，都是帝国殖民扩张的组成部分。

小说中，比尔·博恩斯作为弗林特船长手下的退役船员，曾跟随弗林特参与过多次海上掠夺。“如果人世间谁最心狠手辣，比尔可以算一个”（史蒂文森 76）。他将藏宝图带回英国本土，充当了将殖民边缘的财富秘密传递给帝国中心的信使功能。约翰·西尔弗作为“西斯帕诺拉号”的大副，暗中勾结海盗，试图夺取船只与宝藏。其阴险狡诈的做事风格，与 18 世纪私掠船的掠夺逻辑一脉相承，体现出海盗与政府既合作又对抗的历史脉络。史蒂文森通过对这些海盗形象的刻画，不仅展现了 18 世纪大西洋海域海盗活动的猖獗，更揭示了私掠船制度与大英帝国殖民扩张的深层关联，展现出帝国殖民扩张的多样性与残酷性。

总而言之，18 世纪大西洋殖民体系下的地缘政治，是由欧洲列强的海权博弈、海盗与私掠船的合法化共同构成的。英帝国的海权崛起打破了原有的地缘权力格局，确立了以海权为核心的殖民扩张模式。《金银岛》的寻宝冒险并非偶然的个人行为，而是英帝国殖民扩张逻辑的延伸，金银岛的财富争夺是 18 世纪欧洲列强地缘争夺的具象化和文本化。小说中的空间设定、利益冲突及主体形象等都与当时的殖民地地缘政治语境紧密相连，承载着深刻的地缘政治隐喻。

## 二、“中心-边缘”结构中的权力投射与通道争夺

地理空间是《金银岛》地缘政治叙事的核心要素。作者巧妙构建了“英国本土—大西洋航线—金银岛”的三级空间结构，这一结构并非单纯的地理空间串联，也并非随意设定的叙事场景，而是 18 世纪英帝国殖民体系“中心-边缘”权力结构的文学投射。每一处空间都承载着特定的地缘战略价值，有着明确的功能定位。空间流动标志着帝国权力的延伸与财富的转移，空间关系象征着帝国中心与殖民边缘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英国本土作为小说叙事的起点，也是英帝国地缘权力的核心，更是殖民掠夺的指挥中心、财富归宿地与权力辐射源。殖民边缘地区的一切资源掠夺与权力博弈，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向这一中心输送资源，强化中心的权力地位，巩固帝国的殖民霸权。

小说开篇的“本葆”旅馆位于英国西南海岸的布里斯托尔附近，看似是一个偏远、简陋的海岸旅馆，实则是帝国“边缘-中心”结构的重要节点，是连接英国内陆与大西洋海域的核心纽带，也是海外掠夺者回归本土、帝国权力向海洋延伸的起点与跳板。布里斯托尔作为 18 世纪英国重要的港口城市，是英国殖民贸易与私掠活动的核心基地，大量的私掠船从这里出发，前往大西洋海域与加勒比地区，掠夺财富，扩张殖民地。同时，大量的殖民财富也从这里被运回英国本土，成为帝国积累资本的重要集散地。小说的开篇设定在布里斯托尔的“本葆”旅馆有着深刻的地缘政治寓意，它不仅明确了小说的叙事起点，更暗示了英国本土作为殖民掠夺起点的核心地位，也为后续的寻宝冒险与权力博弈埋下了伏笔。旅馆中的核心人物，无论是退役海盗比尔，还是乡绅特里劳尼、医生利弗西，亦或是少年吉姆，都承载着帝国殖民体系的符号意义，他们的行为与命运，都与帝国的殖民扩张逻辑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了英国本土作为权力中心的象征体系。

比尔作为海盗带着宝藏地图，回归英国本土，是殖民财富从边缘向中心流动的重要中介。乡绅特里劳尼和医生利弗西则是英帝国合法秩序的代理人，也是殖民体系的“正式代理人”，他们的身份与立场代表着官方意志与殖民逻辑。特里劳尼组织寻宝队伍，就是以“合法”的名义，将殖民边缘的财富纳入帝国体系，实现个人利益与帝国利益的统一。利弗西医生作为英国中产阶级的代表，兼具“文明”与“暴力”双重属性。他的形象完美体现了英帝国殖民扩张的“双重逻辑”，即以“文明传播者”之名，行掠夺之实，揭示了英帝国殖民扩张的虚伪性。少年吉姆作为英国平民少年的代表，象征着英国平民被卷入帝国全球殖民体系的过程，也隐喻着帝国权力对底层民众的渗透与动员。他从一个旁观者，逐渐转变为参与者、推动者。在寻宝冒险的过程中，他亲眼目睹了海盗的杀戮与背叛，见证了帝国代理人的虚伪与掠夺，也经历了成长与蜕变，最终成为宝藏争夺的胜利者，获得了财富与荣誉。吉姆的成长历程，本质上是英国底层民众被帝国殖民体系“驯化”的过程。吉姆的成功并非个人的成功，而是英帝国地缘政治的彰显。

小说详细描写了“西斯帕诺拉号”航行过程中的权力博弈与利益冲突。这些博弈与冲突，象征着帝国“合法”海权与“非法”掠夺力量的对抗，是帝国秩序在海上的复制与维护，而这场博弈的舞台就是大西洋航线这一地缘通道。博弈双方分别代表着英帝国的官方秩序与海权规范，以及帝国扩张中的海盗“灰色力量”。两者的冲突，不仅是个人立场与利益的冲突，更是不同地缘权力逻辑的对抗。西尔弗等人的行为是对帝国秩序的背叛与破坏，是“非法”掠夺力量对“合法”海权的挑战，而这种挑战，并非出于对帝国殖民扩张的反抗，而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是帝国殖民掠夺逻辑的另一种体现，只是缺少了“合法”的外衣而已。斯莫利特船长作为帝国的官方代表，掌控着船只的指挥权，制定航行规则与纪律，对船员进行管理与约束。这种管理模式与英帝国在殖民地的统治模式一脉相承，都是通过等级制度与纪律规范实现权力的绝对支配。而对航线的控制意味着英国打破了西、法等国的海权封锁，确立了在大西洋海域的主导地位，能够自由地实现帝国权力向加勒比地区的投射，控制周边的殖民地。这也契合 18 世纪英帝国海权崛起的历史事实。斯莫利特船长的胜利并非单纯的正义战胜邪恶，而是大英帝国“合法”海权对“非法”掠夺力量的胜利，是帝国秩序对混乱秩序的胜利，隐喻英帝国对大西洋航线的绝对控制权，标志着英国海权模式的合理性与优越性，进一步巩固了英帝国的殖民霸权地位。

虚构的加勒比金银岛是小说地缘政治博弈的中心，也是最具象征意义的空间。从地理区位来看，金银岛位于加勒比海核心区域，扼守美洲—欧洲的海上航线，是天然的海上据点，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作为殖民体系中的“边缘飞地”。金银岛无主权、无政府、无固定居民，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契合了殖民时代“无主之地”的殖民想象与掠夺逻辑。因为按照国际法，谁先发现无主之地，谁就可以宣誓主权。特里劳尼们登上金银岛，“就把英国国旗悬挂在杉树做成的旗杆上”（史蒂文森 122），标志着主权占领。对于英帝国而言，控制金银岛，不仅能够进一步巩固其对大西洋航线的控制权，还能够将其作为掠夺加勒比地区资源的前沿基地，实现帝国权力向加勒比地区的渗透，控制周边的殖民地与海域，强化其在加勒比地区的殖民霸权。金银岛的地形特征，也进一步凸显了其地缘战略价值。它“这座岛屿大约九英里长，五英里宽，形状犹如一头肥胖的直立恐龙。岛上有两个被陆地环抱的避风良港。岛的中央有一座名叫‘西贝格拉斯’的小山”（史蒂文森 41）。这种地形使得金银岛易守难攻，既是海盗藏匿宝藏、躲避追击的理想巢穴，也是殖民者建立军事据点、控制周边海域的绝佳地点，符合殖民时代帝国中心对边缘地区的掠夺条件。弗林特船长在岛上修建

的堡垒，更是将岛屿军事化，形成了一个微型帝国，进一步彰显了金银岛的地缘战略价值。

小说中的主人公少年吉姆·霍金斯家经营的“本葆”旅店很有象征意义。本葆是英国海军将领，曾在牙买加附近海域与法国舰队激战，负伤身亡（史蒂文森 3）。这种设定使虚构与真实交汇在一起，似乎在暗示读者文本的可靠性。这也和后来的故事情节发展形成了呼应。海盗比尔的闯入将海盗形象与英国舰队联系在一起。“在平静的乡村生活里，他的出现无疑是一剂强心针。甚至有一群年轻小伙还对他赞不绝口，称他为‘真正的老水手’，还说正是有了他这样的人，英国海军才得以称霸海上”（史蒂文森 6-7）。很显然，海盗形象的魅力已然融入了英国国民的自我认知之中。年轻人们为英国海军的赫赫威名而自豪，而这种自豪感，丝毫没有因海军力量与海盗那种无法无天的暴力行径之间的关联而减弱。当英格兰的民族认同与海盗行径交织在一起时，海盗也不再是正派与基督教精神的绝对对立面。乔治·格里菲斯在《缔造帝国的英雄们》一书中，把征服者威廉描绘成了一名海盗。“如果我们能摒弃那些虚伪的道德说教，就会清楚地看到，既然所有国家的起源都或多或少与海盗行径有关，那么最优秀的海盗，自然也能成为最出色的帝国缔造者。幸运的是，这种古老的海盗血脉，至今仍未在我们身上断绝”（Griffith 6）。小说中的海盗尽管嗜血成性、作恶多端，但他们身上那份令人惊叹的胆识与智慧却削弱了其反派色彩，与乡绅等所谓英国绅士形成了共谋。

从财富价值来看，金银岛的宝藏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弗林特船长通过掠夺西班牙殖民地、抢劫西班牙运金船所得，是殖民暴力的直接产物，也是 18 世纪殖民时代全球财富的缩影。这些宝藏的所有权归属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也成为小说地缘政治博弈的核心。“英雄化的海盗形象……以削弱自由帝国主义的根基——包括自由贸易、基督教信仰与英格兰民族认同——为代价”（Deane 693）。这场争夺是殖民时代“财富掠夺合法化”逻辑的体现：谁能掌控岛屿，谁就能掌控宝藏，谁就能将“非法”掠夺转化为“合法”占有，而金银岛作为“无主之地”，恰好为这种掠夺提供了“正当”的借口。

金银岛宝藏的流动路径清晰地展现了殖民时代财富的掠夺逻辑：西班牙殖民者从美洲印第安人手中掠夺金银财富，将其运往欧洲，这是第一次掠夺；弗林特船长作为英国私掠者，抢劫这些金银财富，将其藏匿在金银岛，这是第二次掠夺；吉姆等人作为英帝国的官方代理人，前往金银岛，夺取这些宝藏，将其带回英国本土，这是第三次掠夺。在这三次掠夺过程中，金银岛始终扮演着财富中转站的角色，而宝藏的所有权，始终被殖民势力掌控，美洲印第安人作为宝藏的原始创造者，却被彻底剥夺了所有权，甚至遭到杀害。这种命运正是殖民时代边缘群体被压迫和掠夺的真实写照。

值得注意的是，金银岛作为“无主之地”的设定，本质上是北方殖民帝国对全球南方空间的“认知建构”，是帝国掠夺合法化的借口。事实上，金银岛并非真正的“无主之地”，根据小说中的间接描述，金银岛曾是美洲印第安人活动的区域，印第安人在岛上生活、繁衍，形成了自己的生存方式与社会秩序，他们是金银岛的原始主人。然而，随着海盗和殖民者的入侵与扩张，印第安人遭到了他们无情的驱逐甚至屠杀，使得金银岛逐渐成为“无固定居民”的岛屿。小说中，本·甘恩等被放逐者在岛上发现的印第安人遗迹，也印证了金银岛并非“无主之地”，而是被北方力量剥夺了原有居民的南方边缘空间。北方殖民势力通过将金银岛建构为“无主之地”，消除了其原有的主体性，为自身的殖民掠夺提供了“合法”借口。这种认知建构是北方殖民话语霸权的重要体现，也深刻揭示了殖民时代地缘博弈的虚伪性与残酷性。

### 三、不同群体间的权力与博弈关系

地缘政治博弈的核心不仅是空间的争夺，更是群体间的博弈。《金银岛》中的不同群体代表着殖民时期不同的地缘权力主体，他们的身份、立场与行为对应着不同的地缘政治诉求。各方之间的博弈本质上是 18 世纪大西洋殖民体系中不同力量间的对抗与妥协，展现了殖民地缘政治的复杂性与多元性。这些群体并非孤立存在的个体，而是与“英国本土—大西洋航线—金银岛”三级空间结构息息相关，他们间的权力博弈也进一步强化了“中心—边缘”的殖民权力结构。

乡绅特里劳尼、医生利弗西和船长斯莫利特是大英帝国合法秩序的代表，也是殖民体系的代理人。他们的身份与立场决定了其地缘政治追求就是要维护英帝国的殖民秩序与利益，实现对边缘地区资源的垄断与占有，推动殖民扩张的顺利进行。他们与海盗集团等灰色力量有着本质区别：他们拥有帝国赋予的合法身份与权力，能够以“文明”、“正义”为借口，对边缘地区进行堂而皇之的控制与掠夺，其行为是英帝国殖民扩张策略的直接体现。

斯莫利特船长作为英帝国海权力量的代表，其地缘政治主张是“秩序掌控”与“权力维护”。他将维护帝国的海权秩序、确保寻宝任务的顺利完成作为自己的核心职责。因为帝国的扩张不仅需要暴力掠夺，更需要内部秩序来维护统治，确保殖民扩张的顺利进行。他利用自己的指挥才能与船只的防御优势，挫败了西尔弗等人的阴谋，不仅确保了寻宝任务的顺利完成，强化了帝国的海权秩序，彰显了帝国的权力权威。此外，斯莫利特船长对金银岛的控制，也体现了其掌控边缘地带的的能力。当吉姆等人抵达金银岛后，斯莫利特船长并没有盲目地寻找宝藏，而是首先占据了弗林特船长修建的堡垒，加强了堡垒的防御，建立了临时的统治秩序，控制了岛上的通道与资源，确保了寻宝队伍的安全。他的行为复制了英帝国的殖民扩张模式，就是以武装力量为支撑，以秩序掌控为核心，实现对边缘地区的控制与掠夺。

利弗西医生作为英帝国“文明”秩序的代表，其地缘政治逻辑是“文明驯化”与“掠夺合法化”。他作为一名医生，救死扶伤、坚守道德底线，对待吉姆等年轻人，充满关爱与引导。对待本·甘恩等边缘人物，虽然内心充满歧视，但表面上仍保持着基本的尊重与友善。在寻宝冒险的过程中，他始终坚守原则，反对不必要的杀戮与背叛，试图以“文明”的方式，解决各方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但当西尔弗等人发动叛乱时，利弗西医生没有选择和平谈判，而是积极参与抵抗，甚至亲自拿起武器，参与战斗，成为暴力冲突的参与者。当吉姆等人夺取宝藏后，利弗西医生没有质疑宝藏的所有权归属，而是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自己应得的一份，将“非法”掠夺的财富，转化为自己的“合法”资产。利弗西医生的这种双重行为，揭示了英帝国殖民扩张的真实意图。

特里劳尼乡绅作为英帝国上层贵族的代表，是寻宝行动的发起者与资助者。他组织寻宝队伍，并非单纯的个人逐利，也并非偶然的冒险行为，而是有着明确的地缘政治诉求。对于他而言，寻宝冒险不仅能够为自己带来巨额的财富，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与影响力，更能够为大英帝国积累资本，巩固帝国的殖民霸权，实现个人利益与帝国利益的统一。他虽然性格有些鲁莽、傲慢，容易轻信他人，但在涉及帝国利益与宝藏安全的问题上，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坚决维护帝国的核心利益。当寻宝任务完成后，他第一时间将宝藏带回英国本土，将大部分宝藏上缴帝国，自己只留下少量份额，这种行为正是“帝国利益至上”的完美体现。

斯莫利特船长、西利弗医生和特里劳尼乡绅虽然身份不同、性格各异，其地缘政治逻辑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但他们的核心诉求是一致的，即维护英帝国的殖民秩序与核心利益，实现对边缘地

区资源的垄断与合法占有，巩固帝国中心对边缘地区的支配地位。他们三人的协同合作，构成了英帝国殖民扩张的正式力量，其行为是大英帝国殖民扩张的直接体现，也推动了小说地缘政治博弈的展开。

相比以上三个人物，西尔弗、弗林特船长和比尔等海盗是殖民体系中的“灰色力量”，他们既不是英帝国的正式代理人，也不是边缘地区的反抗者，而是处于殖民体系的灰色地带，兼具“工具性”与“反叛性”。他们既是英帝国殖民扩张的“非正式工具”，曾为帝国的殖民扩张积累财富、争夺海权，也是帝国秩序的反叛者，试图脱离帝国的控制，以暴力为手段，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他们的行为逻辑与英帝国的殖民扩张逻辑，既有相通之处，也有本质区别。二者的相通之处在于，两者都以暴力为手段，以掠夺财富为目的；本质区别在于，英帝国的掠夺有“合法”的外衣与秩序的支撑，而海盗的掠夺则是“非法”的、无序的。

每一个帝国都会塑造出属于自己的海盗形象。通过重新定义这些海上劫掠者，帝国得以反衬自身海外扩张行为的合法性（Deane 694）。罗马帝国曾将海盗称作“人类公敌”——他们游离于国家法律与道德准则之外。正如马库斯·莱迪克尔所观察到的那样：“自古以来，‘海盗’一词就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它的作用，大致相当于‘蛮族’在陆地上的同义词，即任何与罗马为敌的人。无论海盗的真实身份与背景如何，他们都被直接定义为彻头彻尾的罪犯，是帝国社会秩序的绝对对立面”（Rediker 174）。在维多利亚中期的小说中，海盗确实被塑造成基督教精神与英国特质的对立面，但 1899 年的第二次英布战争催生了英国狂热的帝国主义情绪。自由党领袖约翰·莫利在当年的一次演讲中指责英国为“海盗帝国”（pirate empire）：“他们说要建立帝国。可我们要的，绝不是一个海盗帝国”（转引自 Harding 354）。有学者指出，莫利援引“海盗”这一概念，既是为了哀叹他眼中英国对道德与进步原则的背弃，也是为了谴责他所认定的英国对国际法的践踏（Deane 709-710）。但剑桥大学国际法教授约翰·韦斯特莱克在为英布战争辩护时就宣称，在这件事上，为战争正名的理由必须到“法律之外”去寻找（Westlake 21），要诉诸一种“更高层次的正义”（Westlake 6）。他主张政府不要理睬法律层面的争议，坚持对外扩张。有学者指出，这与其说是对莫利“英国无视国际法，形同海盗”这一指控的反驳，不如说是在公然宣称：在某些特定情况下，采取海盗式手段才是构建帝国的正确方式（Deane 710）。这样的争论其实就是用海盗隐喻来形容英帝国的对外地缘政治策略，同时也变相证明了海盗在英帝国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作用。

在小说中，特里劳尼招募了西尔弗与其他海盗，认为他们“拥有最不屈不挠的钢铁意志”。但西尔弗曾是 18 世纪中叶英国著名海军将领“霍克将军的部下，在海战中失去一条腿”（史蒂文森 47）。这似乎暗示海盗与海军的紧密关系。特里劳尼出发去金银岛时，“身着蓝色外套，酷似一位海军军官”，“有意模仿水手的步伐”（史蒂文森 50）。这好像表明，他们的寻宝之旅就是政府层面的武力掠夺与征服。史蒂文森在给好友的信中，曾这样表达自己对平庸生活的抗拒：“当一个看似心智健全的人告诉我，他‘爱上了一成不变的生活’时，我只能对他说：‘你永远成不了海盗！’——好好想想吧！永远成不了海盗”（史蒂文森 365）！这至少表明，作者对海盗生活还曾是心向往之的。但小说中对海盗的描写似乎暴露出作者的矛盾态度，这其实也是和英帝国对海盗不同时期的立场是相吻合的。

弗林特船长作为小说中的传奇海盗，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他的行为逻辑完美体现了海盗集团“工具性”与“反叛性”的双重特征，也揭示了海盗与英帝国殖民扩张的深层关联。弗林特早年投

身英国私掠体系，接受英国政府的官方授权，专门攻击西班牙的运金船与殖民据点，掠夺大量金银财富，是帝国“合法”掠夺的延伸。特里劳尼就曾说过：“我有时感到自豪，因为他是英国人”（史蒂文森 38）。弗林特后来的反叛，并非对殖民掠夺本身的否定，而是想成为掠夺利益的掌控者，其本质仍是殖民掠夺的延伸，只是从“为帝国”转变为“为自己”。他在金银岛修建堡垒、驻扎海盗、掌控资源，其统治模式与英帝国在殖民地的军事控制如出一辙，都是以暴力为支撑的权力支配，区别仅在于权力主体和有无“合法”外衣。

约翰·西尔弗作为小说中最具复杂性的海盗形象，其更具隐蔽性与投机性，是海盗集团“灰色属性”的最佳代言人。西尔弗以“西斯帕诺拉号”大副的身份为伪装，成功融入帝国海权秩序，表面上忠诚能干、恪守纪律，主动配合斯莫利特船长的指挥，甚至赢得了部分船员的信任，完美扮演着帝国秩序“服从者”的角色，暗地里却勾结船上海盗船员，秘密策划叛乱，试图夺取船只与宝藏，成为帝国秩序的“破坏者”。他曾对别的海盗说：“如果我当上了国会议员，坐上了马车，我可不愿意那帮在房舱里的海洋律师像魔鬼闯进教堂那样闯进我的家。我主张静候时机，但时机到了，决不能轻易放过每个人”（史蒂文森 76）。这也暴露了帝国殖民者与海盗间既合作又对抗的复杂关系。

综上所述，海盗集团作为殖民体系中的“灰色力量”，其“工具性”服务于英帝国的殖民扩张，为帝国积累财富、争夺海权提供了助力，使英帝国成为“海盗帝国”；其“反叛性”只是为了打破帝国对掠夺利益的垄断，并非对殖民掠夺逻辑的否定，二者共同构成了殖民时代地缘权力博弈的重要组成部分。

### 结语

本文结合 18 世纪欧洲列强海权博弈与全球殖民体系的历史背景，剖析了小说中蕴含的地缘政治隐喻，揭示了作品与英帝国殖民扩张的内在关联。“西斯帕诺拉号”的航行路线、金银岛的宝藏来源和海盗群体的生存状态，均是历史现实的文学投射。这些叙事细节是对 18 世纪英帝国海权崛起、殖民掠夺常态化的形象表达。小说构建的“英国本土—大西洋航线—金银岛”三级空间结构，是英帝国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的文学镜像。金银岛作为殖民边缘的“飞地”，展现了英帝国殖民体系的运行逻辑，也强化了中心对边缘的支配与掠夺关系。不同群体间的权力博弈，并非正义与邪恶的对抗，而是“海盗帝国”不同历史时期利益集团间既合作又对抗的真实写照。小说将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与殖民历史具象化，让读者在冒险叙事的阅读体验中，窥见殖民势力在“正义”外衣下，对外实施的地缘政治统治和财富掠夺。当下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甚嚣尘上，丛林法则横行无忌，人类社会秩序正遭受严重挑战。《金银岛》中的地缘政治隐喻展现出超越时代的文学想象力和重要的研究价值。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全球南方视域下英国近现代小说地缘政治书写研究”

(25AWW008) 和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18-20 世纪英国殖民小说中的他者共同体想象研究”(2026-JCZD-19) 的阶段性成果。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 ORCID

Li Changting <sup>ID</sup> <https://orcid.org/0009-0003-3986-0809>

##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 Bushell, Sally. "Island and King Solomon's Mines." *Victorian Studies*, vol. 57, no. 4, 2015, pp. 611-637. DOI: <https://doi.org/10.2979/victorianstudies>.
- Deane, Bradley. "Imperial Boyhood: Piracy and the Play Ethic." *Victorian Studies*, vol. 53, no. 4, 2011, pp. 689-714. DOI: <https://doi.org/10.2979/victorianstudies.53.4.689>
- Fernandez, Jean. *Geography an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in Victorian Fictions of Empire: The Poetics of Imperial Space*. Oxford: Routledge, 2020.
- Griffith, George. *Men Who Have Made the Empire*. London: C. Arthur Pearson, 1899.
- 管南异:《金银岛》:新式海盗传奇中的自由与秩序,《外国文学研究》,2019(03):112-122.
- [Guan, Nanyi. "Treasure Island: Freedom and Order in a New Style Pirate Romanc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vol. 2019, no. 3, 2019, pp. 112-122. DOI: <https://doi.org/10.19915/j.cnki.fl.2019.05.009>.]
- Harding, William. *War in South Africa and the Dark Continent from Savagery to Civilization*. Chicago: H. L. Barber, 1899.
- 理查德·哈特向:《地理学的性质》,叶光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
- [Hartshorne, Richard. *The Nature of Geography*. Trans. Ye Guangt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
- 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 [Harvey, David. *The New Imperialism*. Trans. Chu Lizhong and Shen Xiaolei.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9.]
- Moore, John D. "Emphasis and Suppression in Stevenson's Treasure Island: Fabrication of the Self in Jim Hawkins's Narrative." *CLA Journal*, vol. 34, no. 4, 1991, pp. 436-452.
- Moore, John Robert. "Defoe, Stevenson, and the Pirates". *ELH*, Vol. 10, No. 1, 1943, pp. 35-60. DOI: <https://doi.org/10.2307/2871539>
- Rediker, Markus Buford. *Villains of All Nations: Atlantic Piracy in the Golden Age*. Boston: Beacon, 2004.
- Sorensen, Janet. "'Belts of Gold' and 'Twenty-Pounders': Robert Louis Stevenson's Textualized Economies". *Criticism*, Vol. 42, No. 3, 2000, pp. 279-297.
-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金银岛》,王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0年。
- [Stevenson, Robert Louis. *Treasure Island*. Trans. Wang Hong. Yilin Press, 2020.]
- Stevenson, Robert Louis. "To Cosmo Monkhouse". *The Letters of Robert Louis Stevenson to His Family and Friends* (Vol. 1). Ed. Sidney Colvin. New York: Scribner's, 1900, pp. 364-67.
- Westlake, John. *The Transvaal War*. London: C. J. Clay, 1899.
- 姚晓玲:《金银岛》中的地图隐喻与帝国共同体想象,《国外文学》,2023(03):62-69.
- [Yao, Xiaoling. "Map Metaphor and Imperial Community Imagination in Treasure Island." *Foreign Literatures*, vol. 2023, no. 3, 2023, pp. 62-69. DOI: <https://doi.org/10.16345/j.cnki.cn11-1562/i.2023.02.002>.]